

小说月报

FICTION MONTHLY

原创版

2013年精品集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编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编


小说月报

FICTION MONTHLY

原创版

2013年精品集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2013年精品集 / 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编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306-6426-1

I. ①小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4117 号



选题策划: 天津编委会 责任编辑: 张竞毅 唐嵩 韩新枝 刘升盈
整体设计: 郭亚红 责任校对: 曾玺静 魏红玲

出版人: 李华敏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 天津市泰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 383 千字 图数: 12 幅 插页: 2

印张: 33

版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9.00 元

小说月报·原创版
二〇一三年精品集



目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| 普玄小传 | |
| 003 | 资源 | 普玄 |
| | 鲁娃小传 | |
| 081 | 少尉阿博 | 鲁娃 |
| | 杨殿梁小传 | |
| 139 | 蝴蝶传说 | 杨殿梁 |
| | 钟求是小传 | |
| 203 | 右岸 | 钟求是 |
| | 范小青小传 | |
| 247 | 屌丝的花季 | 范小青 |

小说月报·原创版
二〇一三年精品集

目录



- 鲁敏小传
- 291 零房租 鲁 敏
- 周建新小传
- 319 灯语者 周建新
- 王小鹰小传
- 369 懒画眉 王小鹰
- 弋舟小传
- 421 被赞美 弋 舟
- 许开祯小传
- 469 向西 向西 许开祯



普玄小传

普玄，男，本名陈闯，1968年生于湖北省谷城县，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，后读北师大作家班。曾做过教师、秘书、记者、公司经理，现任香港中国节会网总编。在《收获》《当代》《钟山》《清明》等杂志发表小说数篇，小说被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作品与争鸣》等刊物多次选载。

资 源

□ 普 玄

现在就出发吗？

总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，刀片一样切入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随时准备出发。好，那就准备，不，现在就出发。

灰白色的凌志轿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，汽车向南向南，从安徽铜都到江西萍水。开车的是一个年轻男人，坐车的是个年轻女人。开车的男人现在还不知道，他千里迢迢驱车送的美女，是去看望另一个男人。

现在就准备出发吗？扈成没想到女人真的会开口求自己，他一把拿起桌上的钥匙，心情激动地说。

现在就出发。杜安说。

他们就这样上路了。

轿车开进黄山风景区范围，两侧是连绵不断的山峦，迎面的是一个接一个的隧道，美景和屏障让开车人的心情逐渐舒缓过来，扈成才想起来问杜安。

你这么急着跑上千公里路，去干什么？扈成问。

去看一个人，杜安说。她心里显然有事，心不在焉地欣赏高速公路两侧秀丽的美景。

扈成减了一点速。此前，凌志轿车一直在高速上呼啸，这条很少有人走的高速仿佛是为了证明他的车技，他觉得开出了飞机那样呼啸的美好感觉。

去看谁？扈成有一点不舒服感，车速又慢了点。



去看望我男朋友，杜安脑壳从车窗边侧过来一下，说，我没告诉过你吗？噢，对了，我没告诉你……还没告诉你……对不起。

汽车越来越慢，缓慢地向右边护栏附近靠，最后停下来。

怎么了？杜安问。

扈成开门下车，没有回答杜安的问题，而是从车头包抄过来，沿高速护栏转到车身后面，一个一个踢踩轮胎。

车胎没有气了吗？杜安问。

有气，扈成重新转到车头，点一棵烟，说。

一辆大卡车呼啸而过，震得高速公路一阵颤抖，轿车车身也跟着颤抖。

快上车，太危险了，杜安说。

扈成重新启动轿车，车速却怎么也快不起来。杜安手里捏着一张交通地图，一边顺着地图找路，一边对着高速路牌辨认，嘴里不停地催扈成开快点。

能不能开快点呢，老扈？能不能再快点，老扈？

杜安喊扈成老扈，是从扈成他们班上学来的。全班人都喊扈成老扈，尽管扈成在班上年龄最小。他们这是一个成人的企业老板EMBA培训班，挂靠的是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，杜安是北京这所大学派来的带班老师。杜安是他们的老师，但比他们每个人都小。一个二十多岁，个子矮小的老师，面对的是一群从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年龄参差、高大粗横的学生，杜安却经营管理得很好。

大家既尊敬她又喜欢她。

能不能再快点，老扈？杜安又说。

扈成就再快一点，但是快过一段之后，车胎仿佛慢泄气一样，逐渐慢下来，等杜安催了，又踩住油门快一点。

好像走错路了。

杜安拿着地图，手指头在上面比划，说，老扈，我们好像走错路了。

杜安一个一个报沿路经过的地方，扈成往前看看高速上的指示牌，真的走错路了。

扈成停下来。



倒回去,倒回去,杜安着急地说。

开什么玩笑!扈成说,高速公路上,能倒车吗?

杜安脸上焦急一片,说,老扈,你怎么会开错路啊。

扈成突然发火,说,路是你指的,你一边催着快点快点,现在错了能怪我吗?

杜安被吓得愣住了,呆了一气,不敢回话。很久才口气软软地说,老扈,不催你了,好吗?

你男朋友为什么在萍水?他是萍水人吗?车子继续前行,速度加快了一点,跑平稳后扈成问。

不,他不是萍水人,他是湖北人,杜安说,我们那一届研究生毕业,只有萍水一个地方要公务员,其他的都是企业和学校一类的单位。

他为什么一定要当公务员呢?扈成问。

我也不明白,杜安说,当时北京也可以留,但是是企业,他没有选。

扈成沉默了一会,又问:什么样的男人值得你这么跑?

他病了,杜安说,他最近心情不好,他本来是某个市长的秘书,但是不知什么原因,又被调到一个区里了。

他没病,扈成说。

没有病?你怎么知道?杜安诧异地说道,你又没见过他。

我敢打赌他没病,扈成说。

杜安掏出手机打给史昌庆——她的男朋友,打了一下,占线,又打了一下,还是占线,这样反反复复打了二十多分钟,史昌庆一直占线。杜安心里有点焦躁,脸上挂不住。

扈成脸上表现出一点得意,这种得意让杜安不舒服。

扈成说,除了所谓的生病,还有什么值得你这么急?

杜安又拨电话,还是不通,抬头说,你的意思是他有什么能力,有多少钱、成绩值得我这么去爱,是吗?

扈成说,基本上是这个意思。

杜安说,他目前还是一个普通青年,没有什么钱,没有车,没有房,一下子也看不出有特别能力。但是,这很重要吗?我们拥有纯洁的爱,这就够了。



扈成噎了半天,说,杜安,你什么意思你?

杜安显然生气了,故意说,我就是想告诉那些有房有车的人,纯洁的爱情是我们内心最珍贵的东西。

扈成明白杜安在气他,也气不过,想了一下,说,那好,杜安,我给你讲个纯洁的爱情故事,好不好?

杜安情绪一下高兴了起来,说,好,老扈快讲。

扈成说,我有一个女同学,她有一个男朋友,也和你一样相隔千里。她风尘仆仆地去看他。他不是假病,是真病,他得的这种病有传染性,他传染给了她。等男的治好了病,他去看望女的,女的却没好,又把病传染给了男的。他们俩就这样,你来看我,我去看你。你传染给我,我传染给你。

太感人了,杜安说。

纯洁吗?扈成说。

太纯洁了,杜安说。

扈成笑了一下。

你笑什么?杜安觉得扈成笑得奇怪,想了一想,说,对了,结果呢?他们的结果如何?

结果还不知道,故事正在发生,扈成说。

正在发生?杜安摸不着头脑,忽然想起来说,他们得的是什么病?

性病。扈成说。

性病?杜安惊奇地侧头。

对,就是性病!扈成说。

停车!停车!杜安声音很大地喊。

扈成在高速公路护栏边上缓缓停下。

没等轿车停稳,杜安猛地拉开车门,跳下车,又砰一声关上门。

干什么你!扈成说。

不劳你大驾了,我自己走!杜安说。

开什么玩笑!你走!你走到江西吗?你走到萍水吗?扈成变了脸色说。

对,我今天就走到江西,走到萍水,也不坐你这车了,杜安说。

一辆红色轿车从身边呼啸而过。





太危险了！快上车！扈成喊。

杜安已经朝前面走了。因为出发得太急，她只带了一个随身小包。从安徽到江西的高速公路，大多时候车都从崇山峻岭中穿行，高速公路下面，大都是悬空的悬崖。山风很猛地从斜谷吹来，把杜安的裙子吹起来，呼呼在身子周围飘，蓝色的裙子上面开满了纯洁的白色荷花。

太危险了！

扈成下车往前追，杜安在风中快步往前走，大朵大朵的白色荷花绕着她的身子朝前飘移。扈成追了几步，感觉不对，又折身回去，启动车子追了上来。

杜安！扈成说，太危险了！

危险不危险是我的事，和你什么关系？杜安的声音从风中飘过来。

杜安！不，杜老师！这样好不好，我刚才开玩笑，我只是开玩笑，我不该讲一个假故事骗你，我收回我的话，好不好？扈成说。

开玩笑？杜安说，你们这些——整天开着豪华车的人，你们这些有钱人，你们以为这个世界没有纯洁的感情吗？

扈成说，我收回我的话，我给你道歉还不行？

杜安说，你走吧，我今天不会坐你的车了。

杜安边说边加快步伐朝前走，扈成边说边压着车速在侧边跟，偶尔有过往的车辆，纷纷减速降下车窗朝他们张望，看这一对奇怪的组合。

两人你一句我一句，一个劝说，一个拒绝，始终达不成协议。

太阳早已落山了，从两边山脊中间放进来的白光逐渐暗淡，看着看着，白光逐渐消失。的确太危险了。

扈成停下车，看着杜安朝前方快速而倔强地前行，又好气好笑又无奈，他没想到这个小个子的人，平时在讲台上一直和和气气面带笑容的人，生起气来如此的倔强。

他看见了前面的一个指示标牌，上面写着，休宁服务区还有两公里。

扈成决定赌一把。

等扈成开着车子真的往前走了，杜安反而愣住了。她突然间腿软得不行，停下来，走不动了。

我真的要一个人走到江西,走到那个从没有去过的,叫什么萍水的城市吗?

她再次掏出手机给史昌庆打,一打占线,再一打,还是占线。天黑了下来。杜安站在黑下来的高速公路边,不知往哪里走。静下来之后,她一瞬间有点迷茫和眩晕,甚至迷失了方向。不知道哪里是前,哪里是后。甚至把两边的山峦当成前面的方向。四周是一片黑色的大海。不,大海没有这样的风!黑色的风,四周是一团团黑色的风!

求救?!

再次拨打电话出现占线的提示音后,她认定史昌庆的电话出了问题。她希望这时候来一辆车,无论是什么车都行,但是这时候偏偏一辆车都没有。

求救?!

杜安拨打了一个电话,居然是爸爸。爸爸在北京温暖的灯光下,正在看电视。什么事?乖乖女?爸爸问。杜安的眼泪快出来了,但她极力克制住了。有什么用呢?我没事爸爸,问候您一声。她立即挂断电话。后面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,那辆车减了一下速又迅速地跑了,他们认为碰到了鬼魂或是一个疯子。

她开始喊扈成。她辨认出了前面的方向,边跑边喊。现在只有扈成可以喊。扈成——老扈——王八蛋!——老扈——扈成。

杜安在黑暗中被一把抱住。杜安从海底深处,梦魇深处尖叫了一声。

扈成说,杜安,不要怕,是我!

杜安说,你是谁?

扈成说,我是扈成,老扈啊!

杜安拼命挣扎,扈成紧紧拉住她,让她挣扎不动。扈成说,你刚才不是在喊我吗?

杜安口吐细沫,说,我喊你?喊你了吗?扈成紧紧抱住她,怕她挣扎到路上。

杜安反复挣扎,嘴里急得含糊地说扈成是流氓。扈成烦躁而紧张,折腾出一身汗,说,杜安,你要是再胡闹,我真要耍流氓了。

杜安一下老实了。





老实以后的杜安彻底瘫软了，也许是刚才跑得太累，也许是受了惊吓。扶都扶不住。扈成像端豆腐一样地把杜安抱着平端上车，看着她小猫一样缩在副驾上。扈成呆了半天，咽了口气，给杜安扣上安全带，起程出发。

杜安哭了一路，一会抽泣一会睡觉，偶尔尖叫一下，醒来看看，然后坐起来，呆呆地看着前方的路。

谢天谢地。终于到了萍水。终于到了史昌庆所在的湘东区。终于到了他所在的单位。

下高速进市区的时候，杜安坐正了身子，她完全清醒了。她看看时间，已经凌晨了。

谢谢你，清醒后的杜安充满歉疚，真诚地说。

扈成没有回答。他必须直视前方。因为开车时间太长，他的眼睛已经受不了了，一直要流泪。

谢谢你，真的是……老扈，车停在史昌庆的单位门口，杜安说，我不该和你闹，你那么辛苦，我当时只是受不了你说的什么“性病”那些话。不说那些话好吗？

二

真实感往往是通过坏事情提醒和抵达的。譬如史昌庆。在发现性病之前，无论是半夜见到杜安，还是之后两个人的温柔缠绵，包括眼前的酒宴，他都觉得虚幻，不真实。但是，就这么一下，周边的一切都真实起来。

史昌庆正在喝酒。喝着喝着，他觉得身上有点怪。怎么怪了？说不清楚。有什么怪虫子上身爬。他从酒席中间抽身上厕所，掏出生殖器。他吓了一跳。再笨的人都会明白自己得了性病。

像是被钝器袭击了一下，史昌庆晕了片刻，随即清醒了。眼前的一切都真实起来了。是的，他心爱的杜安真的来了，现在就坐在他的身边。送杜安来的是扈成，现在坐在他的对面。天知道这个远在铜都的地产佬怎么在萍水还有朋友，都围着酒桌吃喝说笑。

这是萍水市湘东区，外面是嘈杂喧闹灰尘弥漫的城街中心，一辆一辆

拖煤的卡车从破损颠簸的街上穿过。酒楼里面，人群拥挤，每个房间都爆满。从充满灰尘的大街上钻进酒楼就能大吃大喝是这个区域的特色。

这一切都是真实的。

史昌庆一滴酒都不敢再喝了，坐在椅子上，下身像被一只老鼠夹子夹住了一样，一直往后缩。

你怎么了？杜安问。

没事，没事，我挺好，史昌庆一边说，一边把收缩的臀部和后腰坐直。

酒席继续在闹。扈成的几个朋友，反复地劝大家喝酒，边劝边说笑话，酒桌上笑闹一片。史昌庆此前一直在喝酒，他的酒量很大，这得益于他每天跑步的习惯带来的健康的身体。现在他不敢再喝了，一会找一个理由去倒水。

他心急如焚，对性病的恐惧袭击着他的每一只发根。

杜安的真实感是在梦中扯醒的。返回的时候，杜安倒头就睡，她太累太困了，扈成如何拐上的高速，如何过一个一个的县境和路牌，她都不知道。她一路在做梦，梦见一些混乱的东西，梦中有一根什么绳索扯她，把她扯醒了。

慢一点慢一点。

其实没等杜安喊，扈成已经慢了。

再慢一点，杜安说。

扈成缓缓地逐渐慢，干脆靠右停了。

这地方怎么这么熟悉？两边的山岚？大块大块的绿色？一缕一缕的白光？一股一股的山风？

不单杜安，扈成也认出来了。

这就是昨天那个地方！休宁，这个叫休宁的地方！安徽边上的一个县，前面不远，是一个服务区。

山风顺着阳光一股一股地扑过来，真实感被扯动着，随着山风一起迎面而来。

这一切都是真的。

昨天下午和晚上，他们狂奔了上千公里，去看一个人，这是真的。





她和扈成在这里吵了架,她一个人在危险的高速公路上,如沉大海,如一只黑色海洋深处的鱼,这是真的。

她只是在萍水待了半天就迅速离开,这么快就回到了这个地方,这也是真的。

杜安顺着高速公路路肩往前走,指示牌提示前面的休宁服务区只有两公里。她的步伐不再急切,速度舒缓,目光柔和。随身的小包斜挎在肩上。风吹起她的蓝白裙子,温和的阳光在白色的大朵大朵的荷花上跳跃。

杜安缓缓往前走,扈成尽量压着速度右靠着路肩缓缓跟着,他们就这样走了两公里,一直走进休宁服务区。

她已经离开了萍水,离开了史昌庆,这是真的。

因为看清了是真的,反而觉得不合情理,不可信。怎么那么快就分别了呢?从凌晨到午后,也就半天的时间。客观上是她有工作,是带班老师,是偷着跑出来的,没有请假,但是如果特殊情况,这一切都不是不可打破。

就这么匆匆而来,匆匆分别吗?

说到分别。没有那种场面,譬如相拥而泣,譬如无语凝噎,譬如追着车子跑……车门一关,启动了。史昌庆当然挥了挥手,但是这种挥手好像有一种急于让她走的成分。

太不合情理了。

休宁服务区有很多人,长途奔波的人们在这里加油,上厕所,购物,或者抽一棵烟。杜安坐在长满绿色植物的花坛沿上,吹着山风发呆,想史昌庆分别时候的一切举动。

他怎么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呢?

杜安知道,不是什么事都没发生,而是发生了一些深刻的事情。

杜安打开随身小包,从里面掏手绢。她的手颤抖了一下,她把手绢捏在手里,不敢打开。

手绢上记载着这次萍水之行发生的深刻的变化。

上面有她的处女血。

扈成这时候从厕所出来，点一棵烟，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抽一口吐一口。

他很忙，杜安突然说一句。

谁，谁很忙？扈成说。

史昌庆，我男朋友，杜安说。

扈成没接话，他把烟头扔在离杜安不远的地上。杜安愣了一下，浑身突然一烫，仿佛扈成烟头不是扔在地上，而是扔在她身上。

他很忙吗？杜安心里想，我说给谁听呢？

杜安把手绢捏住，很用力地捏住，然后松下来，很用心地打开随身挎包，找一个不放东西的夹层，把手绢放进去。

杜安想起扈成来时说的三句话。史昌庆没生病。千里迢迢来看一个男人的原因。还有性病。

扈成说对了第一句，史昌庆没生病，他健壮着呢！早上，还是一如既往地早起和跑步。

扈成问的一句，什么样的男人值得她——杜安千里迢迢跑去看？

这也和跑步有关。

起码表面和导火线是这样。

当时，全校开运动会，史昌庆报名参加最艰苦的一万米比赛。他跑步的样子让全校所有在操场的人笑得前仰后合。别人是自由摆臂，左右胳膊交错，他却把两只胳膊竖在胸前，簇拥着两只拳头，然后摇动鲜花那样边摇动拳头边跑！多么奇怪的姿势啊！多么可笑的姿势啊！

当时，全班的新生二十多人，只有史昌庆和另一个女生来自基层农村，一般的农村基层村镇，考上地方大学就不错了，哪有机会考上北京这样的国家级学府呢？班上的人在下面议论：这哪儿来的小伙子啊！跑这么丑啊！哪儿的人跑步这样啊？少数民族？不是吧……

史昌庆就那么奇怪地，可笑地跑着，一直坚持，一圈一圈。

他那丑陋、可笑、奇怪的跑姿，可怜的样子扯动着一个女生沿路给他呐喊和送水，就是杜安。这作为爱的基础，不够吗？男人和女人的联结有时

